

三叔的新娘

SANSHUDEXINNIANG

一部凄美动人的爱情咏叹，一首
一幅幅如泣如诉、

叩开读者尘封岁月里的斑驳记忆，于掩卷遐

李兴杰著

三叔的新娘

SANSHUDEKINNIANG

李兴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叔的新娘 / 李兴杰著. --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43-6968-0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0127号

三叔的新娘

李兴杰 著

责任编辑 余潜飞

封面设计 亚里斯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翰林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968-0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3
第八章	74
第九章	88
第十章	99



第十一章	107
第十二章	120
第十三章	130
第十四章	139
第十五章	148
第十六章	156
第十七章	165
第十八章	173
第十九章	181
第二十章	188
第二十一章	199
第二十二章	207
尾声	216
后记	223



第一章

我小的时候，小沂城虽然已经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载，但是，悠久和古老，一点也未能改变它积弱积贫的外貌和特征。

冷冷清清的街道，气色灰旧的民宅，残存于城边被荒草覆盖的老城墙，还有街道两侧那一条条又窄又瘦，既藏着很多人家，又散发着潮湿气息的幽深小巷……

我记事以后，小沂城虽然已从六十年代那场大饥饿中挣扎过来，但是，饥饿的阴影并没有走远。仅以我们家租住的大杂院为例，十几户人家中，几乎家家都有一段饥饿的辛酸记忆。邻居三奶奶因为家中断粮，曾把盐粒子放到锅里炒着吃；我的伙伴儿大国，因为饿得走投无路，竟乘着母亲不在家时，从棉袄袖子里往外抽棉花套絮吃……若不是被邻居发现制止，大国那一次非住院不可。

当天下午，回到家中的大国母亲听罢此事，不由分说，扯过儿子就是一顿痛打。说那一回你背着家人跑到菜市口儿捡西瓜皮吃，就已经欠挨揍了。这一回倒好，竟吃起棉花套子来了，连狗都知道那东西是不能吃的，你怎么连一条狗都不如了？

打过之后，她又抱着儿子的头哭。哭儿子不缺胳膊不缺腿，怎么偏偏要跑到我们这样的人家来投胎下生？

哭诉声引得邻居们纷纷前来安慰，看到母子俩抱头相泣的一幕，不少人触景生情，也跟着伤心难过起来。

三奶奶家的三叔，最见不得别人家遭受难为，听说此事，他也来到大国家中。他不声不响地站在人群里，看看伤心的大国母亲，又看看低头抹泪的大国，然后，转身就走了。

过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手里托着五六个焦黄喷香的面火烧，进门就塞到大国怀里，然后说：“我小的时候，也做过傻事儿，不都是因为饿么？”

三叔的面火烧，犹如雪中送炭，弥漫在大国家里的悲悯气氛，一下子就被驱散了。

其实，当时三叔身上并没有钱，那几个面火烧，是他从街口的火烧铺里赊来的，为此，三叔好几天都不敢从火烧铺门口经过。

后来，榨油厂仓库门前赶来了十几辆骡马车，三叔便要求为他们干活儿。人家答应后，三叔便脱了上衣，呼哧呼哧地扛了半天麻包，完事后，人家给他七毛钱，三叔就拿它到烧饼铺销了账。

求生的渴望，终于让大杂院的男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抽着劣质旱烟，一边商量如何去养家糊口。年轻时见过一些世面的刘老头，便给他们几个支招，说费县平邑一带的山沟里盛产山楂黄梨，你们年轻力壮，何不置办几辆排车，去试着做做山果生意？人活着，总不能白白饿死呀。

于是，父亲与其他几个人接受了指点，凑足本钱，拉着排车就进了山……

那一年，三叔十五岁，身体还显单薄。他见邻居中的大叔大哥们都拉着排车出外找活路了，便也想一同前往。三奶奶不忍让年龄尚小的儿子吃苦，开始坚决不答应。可三叔却铁了心地要跟着去。三奶奶于是流着眼泪对他说，“三儿啊，娘宁可带着你和妹妹去讨

饭，也不能答应你。”

三叔听得此话，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娘，我宁可把自己卖了，也不去讨饭，更不会让妹妹跟着我丢人现眼……”

娘俩闹僵了，邻居们纷纷出来圆场。三奶奶见儿子从未这般执拗，只得妥协让步。于是，三叔脸上露出孩子一般的兴奋，跟着邻居们一起，踏上了艰辛的谋生道路。

三叔是三奶奶家中唯一的男孩儿，她早前的两个儿子，都因穷病交加而过早夭亡。三奶奶在感情上不忍忘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才把这个终于活过来的小儿子称作“三儿”。

有一次我问三奶奶，说三奶奶你家的大叔和二叔都到哪里去了？

三奶奶便笑着对我说：“你大叔不听话，被我打跑了，跑到北京去了。你二叔也不听话，也被我打跑了，跑到南京去了。”

“哦，我知道了，”我伸长脖子望着三奶奶，“三叔他因为听话，才被你留下来了，是吧？”

三奶奶笑着捏住我的左腮帮：“好啦好孙子，你真是个聪明孩子。”

在大杂院，三叔最令我崇拜。从我一记事儿，他就开始影响我。

记得有一回，我从家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无意翻出了五块钱，我拿着它就往烧饼铺子跑……可钱还没花出去，我拿钱的手，就被背后的另一只手给攥住了。我吓了一跳地急忙回头看，三叔却把我一把搂在怀里：

“小明，你妈怎么敢让你花这么大的钱，是她给的么？”

我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

三叔把钱收起来，背起我就走……

来到我家，母亲果然正满屋子里翻找。三叔就笑着问：“嫂子，你不是找钱的吧？”

听三叔这样问，又见我正趴在他肩上，母亲便有了数：“是这个小东西给我偷走了是吧？他爸爸今早上给我留下买米的钱，怎么被他翻出来了？”

三叔哈哈大笑：“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嘛。这小子，长心眼儿了……”

还有一回，我拿着四分钱跑到一个狗肉摊前买狗肉。由于手心里托着钱，伸出的小手是攥拢着的。卖狗肉的人因为蹲着身子，看不见我手里有钱，就把我当成了小叫花子。他呵斥一声，抬手就给了我一下……我伸出的小手挨了他的巴掌，四分钱也被打得满地乱滚……

我弯腰去捡钱，恰巧又让赶过来的三叔看见了。

三叔将他的排车停在狗肉摊前，眼睛看着卖狗肉的人，半天不语。

卖狗肉的汉子发现搞错了，脸上本已挂不住，偏偏又有年轻人走过来望着他，就更感处境不妙。

果然，三叔批评他了：“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抬手就动粗？他还是个不会哭诉的孩子啊。”

卖狗肉的人硬着头皮为自己辩解：“我哪看清啊，我还以为他是个讨饭的呢。这位兄弟啊，这孩子是你家的，是吧？”

听他这样说，三叔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自己才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怎会有这么大的孩子，这人什么眼神儿啊？虽然这样想，话

却没这样说。他回答那人说：

“他是我家的怎样，不是我家的又怎样？他是我家的你就打错了，他不是我家的你难道就打对了么？”

卖狗肉的人看到三叔动了气，便满脸赔笑：“不是不是，兄弟误会了。要不这样吧，我白送二两狗肉给这孩子吃，权当认个错，行不行呀？”

听他这样说，三叔的气容消了一大半儿，语气也和缓了：“不用你送，我买。不过，今天这事儿你不对，就算他真是讨饭的，你不给他，他还能怎么着？老哥，可不能给孩子吃亏呀。”

卖狗肉的人被说得满脸愧疚。

最后，三叔拿钱买了狗肉，塞给我，又把我抱到排车上，载着我走了。

三叔上学时间长。读的书多，道理自然也懂得多。他还写一手好字，还会拉二胡，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有一年年关来临，三叔与父亲他们赶上了好行情。从山里运来的水果，不仅价格涨了，卖得也快。拉着空车回家时，每个人脸上都喜滋滋的。父亲的车把上挂着一块用麻绳拴着的猪肉，猪肉旁边还挂着一串火纸炮仗。三叔也买了年货，并且还给妹妹玉珍扯了件花布料。为了让妹妹高兴，三叔让父亲帮他先把花布料送回家，说自己还要办点儿别的事儿，就匆忙与父亲分了手。三叔家的小姑娘看见花布料，心花怒放，就像喜儿见了红头绳。三奶奶也是喜上眉梢。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可就让三奶奶不高兴了，三叔没去赶集，而是径直进了青石条街的乐器铺子，当他抱着一把新二胡笑呵呵走进家门，三奶奶就变了脸色：

“这是什么劳什子？咱就靠这个过年？”

三叔花钱买二胡，惹得三奶奶相当不痛快，自然就少不了发牢骚。父亲便帮着打圆场，说：“三婶子你老人家别生气，这事儿我比谁都清楚。三弟眼馋二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了攒钱买二胡，他省吃俭用，受了不少难为。年轻人喜欢玩，你老人家抬抬手，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父亲一番话，让三奶奶余怒全消。三叔解除了顾虑，有空就把自己关在小里间屋里，兴奋地摆弄着新二胡。

三叔的技法真叫高啊。一把二胡在他手里，就仿佛长出一副好嗓子，能发出各种美妙的声音，它时而抑扬起伏，时而幽深委婉，时而欢快明澈，时而高亢激昂……

这也让邻居们产生了好奇心。

有一天，刘老头冲着父亲不咸不淡地问道：“你跟老三好得就像一个亲娘生的，你总该知道老三跟谁学会的二胡吧？”

父亲知道刘老头好奇心重，就故意跟他绕圈子：“那老三原本就是个奇人，他喜欢干的事儿，还用着学么？”

刘老头便很不高兴地白了父亲一眼：“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讨不出一句人话……”说罢，他极不高兴地转身想走开。

刘老头的失望，让父亲有些不忍，他紧走几步赶上他：“大哥别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就是了……”

于是，三叔学会二胡的谜底，就这样被捅了出来。

有一回，父亲跟三叔去剧院里看戏。可戏才刚刚开演，父亲就发现三叔眼睛有点走神儿，别人都在看舞台，他却不断往舞台旁边看个不停。父亲纳闷儿，就问：“老三你眼睛不瞅戏台，怎么老往黑

灯瞎火里看？那里头有你媳妇么？”

三叔不好意思地笑了：“哪是呀，我看那个拉二胡的人呢。”

三叔从此迷上了二胡，并且也认准了坐在舞台侧面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因为二胡声就出自他的手。

剧团家属院就在青石条街七女商店对面的巷子里。从那以后，小巷出口就添了一辆水果车，还有水果车旁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就是三叔。

一天，拉二胡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摸摸口袋，对三叔说，“你给我挑两个梨吧，我老娘犯了哮喘病，我买两个梨给她老人家清清肺……”

三叔没搭话，直接从车里抓起四个黄梨，塞给他，笑着说：“送你了，不收钱。”

中年男人哪里肯依，他一边接着黄梨，一边非要付钱。三叔见他执意给钱，就说：“大哥别客气，我认识你。这几个梨算我的心意，送给大娘吃，我心里也高兴。”

中年男人见三叔态度真诚，就谢了三叔，用衣服兜着黄梨，匆匆忙忙进了巷子……

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走到三叔跟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戏票，也笑着说，“你送梨给我母亲吃，我也没什么谢你，送你一张戏票，你晚上去看戏吧。”

三叔一心想学二胡，就专门堵着那人经常出入的巷口练摊儿。由于他一次次慷慨相送，弄得人家十分不好意思。有一天，那人对三叔说：“这不行啊，你小本生意不容易，却三番五次地白给白送，这让我过意不去啊。”

三叔就笑着对那人说：“大哥你想多了，我其实有事儿求你啊。”

那人苦笑道：“可我只会拉二胡，别的本事没有啊。”

三叔也笑了：“大哥啊，我就想跟你学二胡啊。”

听三叔这么说，那人打量着三叔，他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五官端正，看上去也很机灵，于是，他爽快地点点头：“好吧。”

第二章

小沂城是一座方圆不足一公里，城镇人口约有千余户的平原小城，因滨临沂河而得名。

发源于北部山区的沂河流至小沂城脚下，便以宽阔的水势和湍急的水流，在沂河中游构起它最经典也最富有景观意义的水段。小沂城能有如此显赫的寿龄，与它水泽风润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文革”前夕，小沂城古朴的城貌与城外小桥流水的田园景致，非常和谐地融为一体。

我记得很清楚，以老专署大院门口为起点，有一条铺满青石条的老街，老街由北延伸，直通城南。沿街两侧机构罗列，店铺林立，把一条窄窄的街道堆得满满当当。

这条街，就叫青石条街。它不仅厚载着小城的千年底蕴，也尽显小城的生机与繁荣。

小城北端，有一条常年不枯的小涑河。河水清澈，汨汨流淌，流至沂河交汇口，形成宽阔的河湾……河湾水面如镜，两岸生长着

茂密的白杨树林。每当起风的日子，树林里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声音在小城上空回荡，给清冷的小城平添几分寂寥与落寞。

时光荏苒，小沂城虽已今非昔比，但是，那条街，那条河，却依然还在，只因时过境迁，一切都不可再同日而语罢了。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家也落户到青石条街，并在一条名叫辘轳把儿的临街巷子里安顿下来。

原以为跟三叔的缘分就此疏远了，可哪知道，因着我家的搬迁，三叔不仅成了青石条街的常客，还在这条街上结识了一位被公认为是最漂亮、也最可人的姑娘。他们俩从一见钟情到至死不渝，用冰清玉洁般的忠贞，演绎了一幕催人泪下的人间真情，同时，也为这条长街，书写出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篇章。

这一切，还得从三叔来辘轳把巷拜年说起。

辘轳把巷紧贴着青石条街往东延伸，巷口正冲着聋子叔的理发铺。理发人聋子叔并不真聋，只是耳朵有点儿背。他离异多年，带着独生女小春，以理发铺为家。

聋子叔是个性情中人，与邻居们保持着十分融洽的邻里关系，门诊所的紫阳大爷，卖汽水的老蒋，都是理发铺的常客。可他居然跟三叔好成一个头，倒让我感到意外。两家相距很远，年龄又悬殊十几岁，可偏偏他俩过从甚密，不仅天天都要见面，见了面儿还又必须嬉笑打闹。

有一件事就能说明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三叔的书法功底很受人称赞，但却很少给人写对联，有人找他，他总是红着脸对人家笑着说：“字写得不好，拿不出门儿去。”

可搬到青石条街我才知道，聋子叔家的春节对联，几乎都出自三叔的手。

三叔还给聋子叔写过一副让人过目难忘的对联，上联是：“操天下头等生意”，下联是：“做人间顶上工作”。横批：“无发无天”。

对联引发了邻居们的热议，很多人看了叫好。可老蒋却发表了另类意见，他问聋子叔：“你这个横批我看不懂啊，怎么还‘无发无天’，此话怎讲啊，莫非要当孙悟空么？”

老蒋的疑问，给聋子叔带来了机会，面对众街坊的期待眼神，他不无炫耀地夸夸其谈起来：

“老蒋大哥，圣人云，民以食为天，不是么？打铁的靠卖铁器糊口，那叫‘无铁无天’；你老蒋靠卖汽水养家，那叫‘无水无天’；我一个理发人，可不就‘无发无天’了么？”

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这让聋子叔十分得意。

然而，三叔却是好心酿成大错。他弄出的这副对联，确实让聋子叔的理发铺子不同凡响了一阵子，可也确实给聋子叔埋下了隐患。“文革”发生后，聋子叔为这副对联吃尽苦头，被红卫兵整得差一点儿就过去了，当然，这是后话。

但三叔只要跟聋子叔在一起，二人总能整出故事。

搬来辕轳把巷的第一个年初一，三叔一大早就来我们家拜年，刚进巷口，水泄不通的拜年队伍就把他镇住了。

其实，辕轳把巷自成一体的拜年习俗，还就是聋子叔带头兴起来的。每年年初一，他总是第一个走出家门，不等邻居们放完爆竹吃完饺子，他就高喊着“拜年喽”。然后便登门而入……聋子叔年年先声夺人，催得家家都不敢怠慢，凌晨两三点就忙着起来包饺子

放鞭炮，以防落在聋子叔后头。也是这个原因，辘轳把巷拜年的人气儿比起邻巷来，也更显出了声势与气势，以至于让初次光顾的三叔开了眼界，也找到了灵感。

那天早上，三叔看到辘轳把巷的气氛如此热闹，就对我父亲说，“大哥啊，你们家住的这条巷子，我很眼馋啊！”

父亲便撩逗了他一句：“三弟，那就来首诗吧。”

三叔大方地点点头：“好啊。”

二人的打趣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他们乐呵呵地围了过来，都想听三叔作诗。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却不料被当了真，这让三叔有些不好收场，他瞅着身边一双双期待的眼神，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红着脸对周围的人说：

“哦，各位别当真啊，我是跟大哥开玩笑的呀。”

哪知，聋子叔却火上浇油，他又狠狠将了三叔一军：“老三，我告诉你，今天可是大年初一，你若敢说话不算话，我第一个不依你。”

聋子叔的话，不仅把三叔逼到了墙角，也让更多人把目光投了过来，三叔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可偏偏这时候又有一群穿着花花绿绿新衣服的女孩子们也凑热闹般地围了上来，她们望着三叔，光笑，却都不说话。

三叔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他知道，今天这一关若过不去，今后怕是再也没脸面过来了。

众目睽睽之下，三叔反倒平静了。他心想，总不能因为编不出一句顺口溜，就当街羞死不成？这样想着，他就自我解嘲地笑了

笑，可接着，他心里就想好了词儿，于是，他干脆卖了个关子：“各位街坊们，明年初一我还来，看看是否有人把我的诗文写成对联贴在自家大门膀上。”

众人齐声大笑，纷纷说“可以”。

于是，三叔就信口诌出一句：“小巷风景深，”

众人一下安静，等着三叔出下文。

三叔往北瞅了一眼老专署大院大门口，又诌出一句：“巷口衙门根。”

人们又是大笑。

“横批，横批……”有人不依不饶地跟着起哄。

三叔顿了一下，然后调皮地一笑：“小巷大家。”

“好……”

众人齐声喊好，开心的笑声引爆了整条巷子。过往的行人都受到感染，纷纷把目光投了过来。

三叔哪里知道，他今天的表现，只是一种随机的取乐，原本属于无心，可偏偏他的无心，却就被一位有心人给记住了。此时，就在那群女孩子扎堆的地方，有一位大眼睛的姑娘，正悄悄望着三叔笑。她眼神中闪烁着光泽，酒窝里泛着红晕。三叔人都走了，她依然用愉悦欣赏的目光往三叔走去的方向看，直到三叔的身影消失在拐弯处，她才收过神来。

哈哈，三叔好幸运！

在青石条街，如果要有人问起谁家的闺女长得最漂亮，连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会脱口说出这两个人名：苗霞和胡小琴。苗霞比胡小琴大几岁，高挑的身段，苹果红的脸蛋，眼睛，鼻梁，嘴巴，怎